



奥运会上的中国冠军

新蕾出版社

054274

K325.4

1123

奥运会上的中国冠军

主编

任仲

徐运君

李重杰

李

美

周晓兰



系

周继红

杨景远

郭美峰

陈伟强

燕红



新蕾出版社

责任编辑：国荣洲

奥运会上的中国冠军

吴重远 主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5 插页16 字数160,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R10213·264

定价：1.80元

装帧设计：华克齐



统一书号：R 10213 · 264
定 价：(平)1.80元

目 录

如愿·····	何慧娴 李仁臣(1)
打破“○”的人	
——记夺得第一枚奥运会金牌的许海峰·····	殷波(36)
小小大力士	
——记曾国强·····	张挺(54)
吴数德的故事·····	曹嶙(68)
“黑马”夺魁	
——记奥运会射击冠军李玉伟·····	高殿民(84)
黄龙腾飞	
——陈伟强的故事·····	苏少泉(97)
姚景远作狮子吼·····	国荣洲(122)
闪光的脚印	
——记我国第一个奥运会女冠军吴小旋·····	殷波(142)
好个茱菊杰·····	吴镇(161)
扬威洛杉矶的“李宁力塔”·····	李高中(172)

江 东子弟多英俊

——记奥运会男子跳马金牌获得者楼云…………… 李高中(190)

“东方燕子”凌青云

——记马燕红…………… 李贺普(201)

微笑着走向胜利

——记第十五枚金牌获得者周继红…………… 吴 骅(218)

如 愿

何慧娴 李仁臣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冰心诗句

1984年8月8日，黎明在“天使之城”降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醒来了。绚丽的朝霞，为寂静的奥运村披一身如火的锦缎。晨风中的五星红旗，在美利坚的蓝天下欢快地舞蹈，纵情地歌唱！

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黎明，可它连接着的却是一个多么不平常的夜晚啊！

昨晚，长滩体育馆沸腾了！疯狂了！震耳欲聋的巨大声浪铺天盖地而来，小小的排球场就象怒海中的一叶扁舟，颠簸在波峰浪谷之间。这场鏖战，是拚死的搏斗，美国姑娘独占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一心要当奥运会冠军，第二就意味着

失败；中国女排要重写四天前中美之战的历史，打通“三连冠”之路上的最后一道关卡，实现梦寐以求的夙愿。

激战的一小时三十分过去了。难熬的一小时三十分过去了。我们赢了！我们以3比0赢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带着一片火红的霞光，骄傲地升起来了。中国姑娘的汗水和泪珠滴落在胸前的金牌上，她们激动得哭了，高兴得笑了。这是一块多么艰难的金牌啊！这是一群优秀的中华儿女用全部的力量和智慧奉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礼物！

福冈，不是中国女排的“滑铁卢”

人在最幸福、最顺利的时候，往往会想起那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刻。在迷人又恼人的排球世界里发生的件件往事，象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画，历历在目……

1983年11月17日，是袁伟民和女排姑娘们留在恶梦中的一页痛苦的记忆。

从1979年第二届亚洲女排锦标赛开始，接连四年，日本女排没有胜过中国女排一场，视袁伟民和中国女排为克星，交手前兀自胆怯三分。谁知，在日本福冈举行的第三届亚洲女排锦标赛上，风向转了。两度荣获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败在日本女排手下，而且是0比3，相当惨。

电子记分牌是无情的。在由胜利和失败共同主宰的体育殿堂里，有胜有负，总是一家欢乐一家愁。

发奖了。进行曲的旋律代替了激战引发的啸声。灿灿金杯成了万众注目的对象。

日本女排总教练山田重雄穿一套黑色的西装，象一团“乌云”，不无神气地从袁伟民身边飘过去了；紧随其后的日本女

排姑娘，也象流动的彩云轻盈地飘过去了，深情地去迎接金杯的热烈拥抱。

中国女排的十二名姑娘，跟随着自己的教练，定在“第二”的序列上。自从1981年在日本大阪，中国女排以漂漂亮亮的战绩第一次成为世界杯冠军，接着是1982年在秘鲁利马——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上，1983年在香港——超级女子排球比赛上，总是鲜艳的五星红旗升得最高，中国姑娘走在最前面。可是，这一次却屈居第二。丢失金杯，这对好强的中国女排是多么强烈的刺激！

金杯，是胜利者的“情人”。它从来不恋旧情，总是毫不犹豫地投入新的胜利者的情怀。相反，被它遗弃的人却又一往情深地苦恋着它。它代表一种精神，象征着荣誉，标志着最高水平，只有最强者才配拥有它。

“这里不是中国女排的‘滑铁卢’！今天谁也不能哭。我们要赢得起，也要输得起！”

袁伟民关照着队员们，也是在提醒着自己。

可是，眼泪只服从于自己的感情，并不遵从别人的劝告。

袁伟民目不侧视，但是“第六感官”告诉他：有人哭了。他诧异地发现，最早的两行晶莹的泪珠，竟是沿着他的一位最经得起摔打的队员的双颊，扑簌簌滚落下来。

张蓉芳哭了。

并肩而立的郎平，暗地里拉拉她的衣角：“坚强点，毛毛，不要哭。”

劝人容易劝己难。这一说，犹如一股强烈的电流，刺激着郎平的神经，她的泪泉也给捅开了。

两位老队员的泪水，在袁伟民感情的港湾里搅起不平静的

波澜。四年前她们亲手夺来的金杯，如今飞走了，任何一个珍惜祖国荣誉的人，怎会无动于衷？但是，他未必能够想到，在这次不如人意的领奖仪式上，自己的登台，也是触发两位姑娘泪泉的因素之一。

“拿世界冠军的那两次，袁指导从来都没有上台领过奖。唯独这一次拿第二，却偏偏安排他登台领奖……都怪我们不争气。”愧对祖国，愧对教练，愧对离队的战友，想到这些，她们怎能克制住自己？

郎平强忍泪水，擦干泪痕，打起精神去接受优秀运动员奖和扣球奖。可是，她恨不得把个人的这两块奖牌扔掉。

败给日本，在中国女排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最能掂出这个0比3分量的，是袁伟民。它的严重性远不止仅仅丢失了一个亚洲冠军的金杯，而是在实现“三连冠”的路上潜伏着一场危机。

1982年世界锦标赛后，中国女排孙晋芳、曹慧英、陈招娣、陈亚琼、杨希五员老将引退，使这支队伍从巅峰转入新老交替时期。世界女排诸强窥视中国女排的目光忽然亮了起来，从中国姑娘手上夺取桂冠的最好时机到来了。

山田重雄对前景估计乐观：“中国女排老将的退役，使日本女排看到了·线光明。”

美国女排教练塞林格，更是成竹在胸：“1984年奥运会女排夺冠的希望在美国。”

福冈的挫折，难道真的说明他们的预言要变成现实？

摄影机、摄像机、录音话筒……这些敏感的新闻触须，总是习惯性地伸向胜利者。福冈体育馆的休息大厅里，日本女排

被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包围着，金牌在她们胸前熠熠生辉。

拍电视的强光灯，亮得耀眼，丝丝作响的摄像机，从总教练山田重雄、教练米田一典、队长江上由美和队员们的脸上，一一扫描过去。不论是主力还是替补，十二位姑娘被邀请依次向电视观众说一句话：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个结果……”确实，她们没有想到胜利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

山田重雄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对着挤在面前的话筒侃侃而谈。

“你穿这套西装是有意选择的吗？”显然，他这身打扮也在记者们的脑海里打了个“？”。

“是的。因为这场比赛是日本女排的生死之战。如果今天输了，明年的奥运会就别想赢中国。”

山田重雄要的也是“三连冠”。

这位雄心勃勃的日本人，是有过一段值得炫耀的历史的——在1974年的世界锦标赛、1976年的奥运会、1977年的世界杯排球赛上，他率领“东洋魔女”连续三次夺取世界冠军，成为当今世界排坛上赢得过“三连冠”这一最高荣誉的女排教练员。

可惜，1978年在苏联举行的世界锦标赛上，异军突起的“加勒比黑旋风”，把日本女排从顶峰上刮了下来。队伍老化，实力衰退，使她们卫冕未果。

列宁格勒成了山田重雄的不祥之地。他回国不久，辞职隐退，转而开设私人排球学校，选拔一批身体条件好的少年选手，潜心培养，准备东山再起。

又是四年过去了。在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上，日本女排名列第四，降到历史最低名次。山田重雄接替小岛孝治，重新上台。他公开表示，余生别无他愿，要使日本女排再拿一次“三连冠”。

袁伟民要“三连冠”。山田重雄也要“三连冠”。只是这出“三连冠”的“戏”里只能有一个主角。山田重雄意识到，要想战胜中国队，时机越提前越好，否则，一旦中国队从新老交替中缓过劲来，又会锐不可当。这次，与调整后的中国女排小试锋芒，她们赢了，这在山田重雄信心的天平上，投入了一个重要的砝码。他向记者们宣布：“明年奥运会上，日本女排要力争冠军！”

多年的磨砺，使袁伟民养成了一种非凡的自我控制能力。比赛中，不论是顺风顺水，还是险风恶浪，他端坐场边，喜怒不形于色。这次，他作为输了一场关键球的教练出现在赛后的各国运动员招待会上，依然不失风度，彬彬有礼地与新知旧交攀谈，自如地应对着招待会上出现的各种热闹场面。

墙上挂着投影电视的巨大屏幕，不停地变换着每个队比赛时的镜头，扣球的姿势，防守的架势，有的作竭尽全力状，有的龇牙裂嘴，有的为得一分而喜形于色，有的为失一球而懊恼不已……看到自己的和别人的丑态、怪相变成慢镜头，象照片一样“定”在墙上，引得座席间爆发出一阵阵笑声。中国女排谁能笑得出来？

郎平的面前，堆放着一大盘玛瑙翡翠般的水果，那大草莓红红的，饱含着浆水，是她最喜爱吃的了。袁伟民想，要是在平时，她一定会美美地吃上一顿。大战方休的郎平，口焦舌燥，

嘴唇干裂发涩，可是，她只觉得心里堵得慌，一点都不想吃，甚至连看都不想看一眼。

中国台北女排的姑娘们围拢来，她们有的只是中学生。一位小妹妹拉着周晓兰的手说：“晓兰姐姐，你们拿世界杯冠军的录像我们都看了，打得真棒。这次输了别难过，到奥运会时加油啊！”

晓兰望着这些懂事的小妹妹，默默地点点头，强作笑颜，和她们一起合影留念。

这一切，都没有躲过袁伟民的眼睛。一种从未有过的苦涩咬噬着他的心。老队员对这支新调整的队伍缺乏信心，新队员对自己的未来也缺乏信心。袁伟民隐隐地预感到，他的这支队伍进入了一个新的艰难时期……

东京闹市。豪华的庐山饭店里，蔡世金老先生设宴为刚从福岡飞来的中国女排洗尘。

这家华侨开设的饭店，袁伟民和女排姑娘们并不陌生。两年半前，几乎是同一天，也是在这里，蔡老先生盛宴为中国女排庆功。今天，蔡老先生和我驻日使馆的同志一起到成田机场接中国女排，他久久地握着袁伟民的手，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两行热泪……

宋之光大使、蔡世金先生分别讲话。他们一个是祖国的代表，一个是真挚的朋友，句句话温暖着姑娘们的心。

话筒，递到了袁伟民的手上。一双双亲人的眼睛坦诚地望着他，深情的眼波仿佛在说：“没什么，别难过……”

人与人之间这种友情和信赖，是最可宝贵的，尤其是遇到挫折、身处逆境时，更能感受到它的价值。

两度成为世界冠军，没有激下袁伟民一滴兴奋的泪花，在福冈上台接受银牌，没有催出他一行悔恨的眼泪。但是，面对着亲人、朋友，他嘴角轻轻抽搐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捏着话筒沉默着，沉默着，一分钟，两分钟，全场鸦雀无声，足足沉默了五分钟。

袁伟民不愧为一条硬汉子，终于把眼泪逼了回去。他说：“这一次，是我们自己把杯子送给了人家。我们输了球，蔡先生还是象上次我们赢球那样请我们；大使、大使夫人和使馆的同志象上次一样，全都来陪我们，我们深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接受这次教训，回去卧薪尝胆。”

在场的人，有的眼圈红了，有的掏出手帕悄悄擦去泪水。

女排姑娘们几乎都哭了。

她们的泪，并不是懦弱的表示，而是决心，是力量。怪不得江上由美在事后播放的电视里，看到中国姑娘领奖时掉泪，在一篇文章里感慨地写道：“这种哭，是令人可怕的。”

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踏上了归程。机翼下，一衣带水，万顷碧波，他们坐在头等舱，心潮如同大海起伏的波涛。昨天宴会上，中国民航驻日分公司总经理的话，至今仍响在耳畔：

“世界杯赛之后，你们是坐头等舱回去的，这次我也给你们安排好了，全部坐头等舱走。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发扬拼搏精神，从挫折中奋起……”

未来的路将会怎样？袁伟民陷入了沉思。

可怕的是你心中的软弱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三连冠’！”

两年前，中国女排手捧第二个世界冠军的金杯，从大洋彼

岸的秘鲁归来。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在上海虹桥机场就被捷足先登的记者包围了。第二天，袁伟民的话就被作成醒目的标题，出现在上海两家大报的显著地位。

时隔半月，袁伟民和中国女排又出现在友好邻邦日本，进行访问比赛。原国际排联副主席前田丰先生，国际排坛知名人士松平康隆先生，不知从哪里听到一点道听途说，一见面便直率地问袁伟民：

“听说你将被委以重任去当领导，是吗？”

袁伟民笑了：

“没有这回事。我作为一个教练员，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去拿‘三连冠’！”

曾几何时，拿“三连冠”的宏愿仅仅是他深深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只有作为妻子的郑沪英对这桩心事略知一二。袁伟民不是个会说“豪言壮语”的人。可是，他毕竟还是把自己的胸怀坦露于世了。这句凝聚着他的心血和追求的话，不但当着同胞的面说，还当着外国人的面说了。

“含蓄一点，不是更好吗？”郑沪英有点担心。现时有些人习惯的做法是，干什么都不声张。干成了可以显示自己确定目标时是留有余地的；干不成，谁也不会指责你说大话。游刃有余，可进可退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多好，何必背水一战呢？

“不！只有华山一条路。拿‘三连冠’就是要下死决心！偷偷地干，赢了算拣着的，输了也不丢面子，那是碰运气。靠碰运气拿不到‘三连冠’。”

袁伟民誓言铮铮，表示他们准备迎接世界排坛强队的挑战。

夜深了。北京天坛东侧，国家体委那幢十二层楼的宿舍，

几乎所有的窗口都已闭上了眼睛，唯有 203 房间醒着。郑沪英和衣而卧，案头台灯的光照着这间整洁的斗室。1976 年袁伟民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当时他们夫妻分居两地。过了几年，终于有了这个不宽敞的、但却是他们自己的家。她一个人主持家政，教育儿子，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八年来，她一次次送丈夫出征，算着日子盼丈夫凯旋，一起分享着喜悦，分担着忧虑。

这次亚洲锦标赛回来，郑沪英知道袁伟民心上的压力，肩上的重担。开始两天，不管袁伟民工作到多晚，她都要等丈夫回来，聊上几句。这几天，袁伟民干脆和运动员住到一起了。离家前，她找出了围巾，让丈夫围上。袁伟民的气管炎犯了，咳嗽得厉害。胃痛也在折磨着他。

运动员宿舍里，袁伟民房间的灯也亮着。小闹钟嘀嗒着，断断续续的咳嗽打破了夜的寂静。

他刚和杨锡兰谈过话。怎样打开这位二传手的“心锁”，至关重要。

他很自然地由杨锡兰联想到孙晋芳。当年，在第九届世界锦标赛上，中国女排出师不利，以 0 比 3 败给了美国女排。第二天，一场新的战斗在等待着她们，而她们几乎通宵未眠。在从契克拉约到特鲁希略的大轿车上，袁伟民一个个找女排姑娘们谈心，第一个找的就是孙晋芳。

那次谈话是成功的。一天的工夫，就抹去了失败投在姑娘们心上的阴影。因为每个姑娘都相信由她们组成的这支队伍。可是，要消除福冈之役投下的阴影，把希望和力量灌输给队员，却艰难得多。虽然有充裕的时间，并不象在秘鲁，明天就

有比赛等着。但是，这支队伍与原来不一样了，并不是每个成员都百分之百地相信她。

中国女排这部机器换了新的部件，需要调整。新的核心的形成，需要时间。

除了队长张蓉芳，副队长郎平，天津姑娘杨锡兰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二传手是场上的“灵魂”，可是，这个“灵魂”的思想却在挫折面前游荡。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杨子低着头，不吭一声。袁伟民耐心地坐在她的对面，脸上的表情和蔼诚挚，目光饱含着期待。

杨子不敢抬头。

她怕看教练这张父兄般慈祥的脸，怕看他平添了几许白发的双鬓，怕看他眼角的那些鱼尾纹，怕听那一声声咳嗽。她宁愿希望听到他象刀锋般锐利的训斥，宁愿看他那扬起的眉梢打成疙瘩，宁愿迎视他那咄咄逼人的凌厉目光……眼泪涌上来，她咬咬牙咽下去，又涌上来，再咽下去，她提醒着自己：不能抬头！

机灵的杨子进队不久，就摸到了教练的脾气：“越是赢球，他‘剋’得越凶；输了球，他反倒和颜悦色。”杨子和姑娘们一样，不怕他“剋”，就怕听他那慢条斯理、循循善诱的苏州普通话。

杨子不敢说话。

她说什么好呢？

能把妈妈的话告诉指导吗？这次在日本比赛，一个泰山压顶的重扣，把她的一只眼睛打肿了。妈妈特意赶来北京探望，看着女儿青肿未消的脸，心疼地劝道：“要不，你还是回八一